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基度山恩仇记》

(法)大仲马 著

目 录

导 读.....	3
第一部 冤狱	4
黑牢	4
地道	9
神甫.....	14
身世.....	18
推断.....	22
宝藏.....	30
逃亡.....	35
第二部 报恩.....	39
水手.....	39
掘宝.....	44
客栈.....	48
危机.....	53
报恩.....	58
地窟.....	63
第三部 复仇.....	68
强盗.....	68
巴黎.....	72
引荐.....	75
名驹.....	78
拦马.....	82
温暖.....	85

父子	88
信号	92
毒药	97
公主.....	100
伙伴.....	106
丑闻.....	113
复仇.....	117
挑战.....	121
黑夜.....	125
谢罪.....	128
自尽.....	132
婚约.....	135
下毒.....	140
审判.....	144
饥饿.....	150
远逝.....	156

导读

《基度山恩仇记》又名《基度山伯爵》，是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亚历山大仲马(1802—1870)，即大仲马的作品。

这部小说充满了传奇色彩。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小说主人公爱德蒙·邓蒂斯，一开始是一个纯朴的年轻水手，即将由大副升为船长，并准备与未婚妻美茜蒂丝结婚，正当前途一片光明时，渔夫弗南特、同事邓格拉斯和检察官维尔福三人出于各自不同的私欲，使邓蒂斯被当局投入伊夫岛的监狱，永远不得翻身，邓蒂斯在监狱中认识了另一个囚犯法利亚神甫，并与之结下深厚的感情。法利亚神甫不仅传授给他各种知识，还把一个宝藏的秘密告诉他。法利亚死后，邓蒂斯神奇地从狱中逃出来，他到基度山岛上挖出那笔宝藏，开始了报恩复仇的活动。邓蒂斯乔装打扮，化身为基度山伯爵、布沙尼牧师、水手辛已德、威玛勋爵等等，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邓蒂斯凭借着金钱的力量，帮助自己的恩人摆脱了困境，又经过多年的准备，把已经青云直上的三个仇敌一一打垮，最后自己远走高飞。

《基度山恩仇记》写于1844年—1845年，而小说的故事开始于1815年，结果于1838年。大仲马把复仇故事放进自己所熟悉的社会背景中来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矛盾和黑暗面，也表达了自己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强烈愿望。

本书是原著的改写本。编者在保持故事连贯性的基础上删改了一些枝节，保留了小说的主干和传奇色彩，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第一部 冤狱

黑牢

在法国南部面临地中海的马赛港附近，有一个叫伊夫的小岛。小岛上耸立着一个阴森森的古堡，是关押法国要犯的地方，坐船经过那里的人都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当时的法国人都说：“万一被关进伊夫堡的黑牢里，就一辈子也别想再见到阳光了。”

大约一百多年前，鼎鼎大名的拿破仑被流放到地中海的爱尔巴岛上。有一次他脱逃出来回到法国本土，领导拥护他的人赶走了国王路易十八，重新登上皇帝宝座。可没多久，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一败涂地，又被流放到圣·爱丽岛上去了。

这是一八一五年的事情。就在第二年，有一个钦差大臣到伊夫堡来视察。他先巡视普通囚犯的牢房，问了囚犯一些问题，然后厌倦地对典狱长说：

“见一百个囚犯和见一个囚犯没有什么差别，他们说的话都一样——我没有罪啦，伙食太糟啦，总是这一套。还有别的囚犯吗？”

“有的。地下室的黑牢里还有两个，一个是疯子，一个是非常危险的谋反者。”

“真是无聊透了。我们去看看吧！我得完成我的任务。”

典狱长命令看守点上火把，又叫来两个卫兵，钦差大臣走进地下室。

一到下面，发霉的空气迎面而来，使人非常难受。典狱长说道：“请您先看看第三十四号吧！只是那家伙可怕得很，还企图杀死看守呢，请您格外小心。”

他们来到一个铁门前。看守拿出钥匙，“吱呀”一声打开了门。牢中角落里蹲着的男子闻声抬起头来。

他就是第三十四号囚犯。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很久没理了，他的眼睛闪闪发亮，似乎还很年轻。他疑惑地望着进来的人。

“你有什么要求吗？我是来视察的政府官员。”钦差大臣站在门口小心地问。

听了钦差大臣的话，囚犯的眼睛里燃起了希望。他站起身来，激动地说：

“是的，有的。……那么久了……我……”

囚犯边说边向门口走去，那两个卫兵急忙架起刺刀挡住他。

“退回去！要干什么？”

那囚犯尽量平静下来，用恭敬的口吻说道：

“先生，请您听我说……我只想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请求举行正式的审判。我要是有罪，可以立刻处死我；如果我是清白的，请还我自由……”

“你是什么时候被捕的？”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今天是一八一六年七月三十日。那么，只有十七个月。”

“只有十七个月！先生，我原来是个自由自在的船员，家里有敬爱的父亲，还有心爱的未婚妻。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被关在这样的黑牢里，莫名其妙地受着惩罚，啊！已经十七个月了！多么漫长的时间啊！先生，我并不想获得开恩，我只请求您把我的案子交付审判，开庭审判，好让我知道我犯了什么罪，被判了什么刑。这就是我的全部的要求。”

那囚犯恳切地诉说着，终于把钦差大臣的心打动了。

“好吧，我会查你的案子的。”钦差大臣说。

那囚犯高兴地叫起来：“啊！先生，我听出来您已经相信我的冤枉了。谢谢您，非常感谢。我得救了！”

“不，不要弄错了。我并没有权利恢复你的自由，我只能查查你的档案，看看能不能促成有关调查。至于结果如何，我不能保证。”

“谢谢您。原先奉命逮捕我的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先生也对我很好，您可以去找他，可以相信他的话。”

“维尔福先生吗？他在一年前已经调走了。关于你的案子，我会仔细调查，你等着吧！”

那囚犯高兴得跪下来，高举双手，流着泪向上帝祈祷起来。众人关好铁门，离开了那里。

“唉！真可怜。您现在就去看第二十七号吗？他是个意大利的老神甫，听说以前很有名望，不过后来就疯了，总是幻想自己有一个惊人的宝藏。他关在这里的第一年，就提出献给政府一百万赎回他的自由；第二年加到两百万；第三年是三百万；数目逐年递增。今年是第五年，他会增加到五百万的。”典狱长边走边向钦差大臣说。

“哈！他倒是疯得有意思。”钦差大臣笑了。

他们走到二十七号牢房。这间黑牢里，有一个衣服破碎的老人在屋子中央专心地画着几何线条。他就是大家所说的“疯子神甫”。当他发现牢房里来了这么多人时，急忙抓起被单，裹住自己几乎裸露的身体。

“你有什么要求吗？”钦差大臣公式化地问道。

“我吗？”神甫瞪大眼睛，“我什么要求都没有！”

“你不明白吧，我是政府派来视察的官员，来听犯人的要

求。”

“噢，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们谈一谈吧……我是法利亚神甫，罗马人。法国政府把我关了五年了，可是，我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不过……”年老的囚犯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钦差大臣打断神甫的话说：“是的，是的。那么，你对这里的吃和住有什么要求吗？”

“这里的吃住和其他牢狱没什么两样，非常糟，不过没关系。我只想向您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您能私下与我谈谈吗？”

“看，又来了。”典狱长在一旁轻声说，钦差大臣同意地点点头，然后对神甫说：

“你的要求，我不能接受。”

“好吧，典狱长先生也不妨听听我的意见。要是我献给政府五百万，请问先生，我能不能获释？”

“嘿！你连数目都说对了。”钦差大臣朝着典狱长笑了笑。然后对神甫说：“政府有钱，用不着你的。你还是留着等出狱后自己用吧！”

神甫睁大眼睛，一把抓住钦差大臣的手说：“我并没有疯，我说的是真话。如果我出不了狱，万一我没机会告诉别人我的秘密就死在这间牢房，那些宝藏不是白白丧失了吗？不如让政府和共享这份利益……六百万怎么样？我要剩下的就满足了。只要政府恢复我的自由。”

“你还没有回答我！”钦差大臣不耐烦地说，“你吃得好不好？”

“您也没有回答我呀！”神甫失望地放开钦差大臣，“您也和那些傻瓜一样，不肯相信我的话。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话说。请走吧！”

神甫狠狠地甩开身上的被单，继续去演算他的几何题。

“他到底在算什么？”钦差大臣边走边问典狱长。

“大概是宝藏的位置吧！”典狱长答道。

“这人果真是个疯子！”

他们回到典狱长办公室后，钦差大臣想起对三十四号许下的诺言。他立刻查阅了档案，结果发现下面的评语：

“爱德蒙·邓蒂斯——狂热的拿破仑党人。曾参与协助拿破仑逃出爱尔巴岛。对该犯应严加看守。”

当时，路易十八已经恢复王位，拿破仑则彻底失败了。钦差大臣只好拿起笔来批上一句：“无法可想。”

这样一来，最后的一线希望也没有了。第34号囚犯——爱德蒙·邓蒂斯——必须在伊夫堡的黑牢里关一辈子，恐怕再也见不到阳光了。

地道

自从钦差大臣来过以后，邓蒂斯兴起了出去的希望，耐心地等着消息。可是，日复一日，一星期过去了，十天过去了，已经半个月了，依旧音信全无。邓蒂斯心想：

“那位钦差大臣可能还要去其他地方视察，说不定三个月后才能回到巴黎，而光办手续也要花费不少时间。还是再等半年看看吧！”

邓蒂斯从七月三十号开始用石灰在墙上记日子，每天画一道。但是，半年又过去了，他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他画到满十个半月时，终于对此事失望。

“完了，再等也没有用了。”他喃喃自语着。

又过了一年。

“上帝呀，救救我吧！请让我离开这里吧，”邓蒂斯不知道自己是第几次在这样热切虔诚地祈祷。但上帝并没有伸出手来救他脱离苦海。

黑牢里的邓蒂斯最难以忍受的是没有人和他说话。每天除了早晚送饭，一言不发的看守以外，他看不到任何人。他只好自己说话给自己听，但日子一久，这种方法反而引起莫名的恐怖。

“是谁？是谁要这样害我？”邓蒂斯愤怒地想着那封毁了自己的告密信，想象着自己要如何地报复。他陷入狂怒与绝望之中，甚至用身体去撞石壁，或者在狭窄的牢房里来回走个不停。

五年了，邓蒂斯失去了所有的信心，不再祈求别人，不再

祈求上帝。在双重的身心折磨下，他无数次想到了死，怎么死呢？忽然有一天，他想出了自杀的方法，那就是饿死。他立刻实行起来。邓蒂斯把看守送来的早晚饭偷偷倒掉，这样痛苦地坚持了几天，他连站的力气也没有了。

又过了一天。他的视线也模糊了，只能勉强听到些声音。

“我快要死了！”

邓蒂斯无力地躺在角落里，静静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

夜已经深了。

恍恍惚惚间邓蒂斯仿佛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不知从什么地方传过来。那声音微细而均匀。

邓蒂斯抬起头仔细听，可是那声音又消失了。难道是他临死前的幻觉？

他再把耳朵贴在石板上。发现那声音是从墙那边传来的，仿佛是某种东西在刮石头。声音虽然很小，却又清晰而有规律。

约莫过了三个钟头，随着某种坍塌声，响声停了下来。又过了几个钟头，那声音又更近地响起来。

整个晚上，邓蒂斯聚精会神地听着那奇异的声音。他不再想死了。那也许是工人在修理房子，但更可能是囚犯在挖掘自由。这个想法使他兴奋得浑身发抖。早上看守送来饭的时候，他爬了起来，一口气喝完汤，又慢慢地吃掉了黑面包。

“对啦！我可以试试看。”

邓蒂斯小心翼翼地注意着那边的动静。

当那奇异的声音又响起时，邓蒂斯捡起一块石片，在声音最响的地方敲了三下。

“如果是工人，他停了一会儿就会继续工作的。如果不是工人……”

邓蒂斯的心紧张地跳着。不出他的预料，那声音立刻停止

了。

他等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依然没有动静。

“哦，那一定是个囚犯。”邓蒂斯兴奋地告诉自己。

可是，一连几天，邓蒂斯没有再听到那种声音。也许对方发觉有人在注意他，所以采取了警戒措施？要是对方不再挖掘了，该怎么办？邓蒂斯越想越焦急，为此坐立不安。

好不容易挨到第四天晚上，那声音又响了起来，邓蒂斯高兴极了！他已经恢复了部分体力，准备也挖掘地道，和对方相接。但是，他没有任何工具。邓蒂斯沉思半晌，把装水的瓦壶摔破，捡起几块锋利的碎片立刻开始挖掘工作。

邓蒂斯奋力地工作着。两天后总算搬开了床后的一块石板，可石板后面却是一块大石头。

瓦壶的碎片无济于事了。邓蒂斯想起看守送饭用的汤锅，他巧妙地瞒过看守，把汤锅留在牢房里，用汤锅的铁柄，撬开了那块大石头。

做这些事情很费时间，至于辛苦就更不用说了。他必须小心地挖石板或石头，而且在看守来送饭之前把一切遮盖起来，避免被看守发现。他不断地挖，有一天晚上，忽然碰到一条横梁。这条横梁正好挡在地道的前方，这几天的努力都白费了。

“噢！上帝呀！……”邓蒂斯沮丧地喊着。

“是谁在叫上帝的名字？”有一个声音忽然从下面传来。隐隐约约的，像是从坟墓里发出来似的。邓蒂斯吓得汗毛直立。

这几年来，邓蒂斯除了看守的声音外，就没听到过别人的声音。他愣住了，好不容易才唤回自己，内心油然升起一种亲切感。

“老天……您是谁？”

“您又是谁？”那声音反问。

“爱德蒙·邓蒂斯。一个不幸的海员，从一八一五年起就被关在这里。可我是冤枉的！”邓蒂斯颤抖着回答。

“告诉我你挖的洞在什么高度？”对方急促地问。

“和地面平齐。”

“您的房间朝向哪儿？”

“走廊。”

“走廊呢？”

“通向院子。”

“唉……”对方轻声叹息。

“怎么了？”邓蒂斯问。

“我出错了。唉！因为没有好的圆规，图纸上一线之差，做起来就错了十五尺。我还以为您这道墙是最外面的城墙。现在一切都完了！”

“一切？”

“是的，一切都完了。你最好把地洞堵起来，不要再挖了，等我的消息吧！”

“您到底是谁呀？”

“我……我是……二十七号。”

“您不信任我，是不是？如果您怀疑我会去告密，那我宁愿撞死。我孤零零地关在这里，已经到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了。请允许我听听您的声音吧，别躲开我。我求求您！您要是不答应，我只有死了。”邓蒂斯急切地哀求着。

“听你的声音还很年轻，你多大了？”对方沉默一会儿才说。

“我不知道自己现在有多少岁，我被逮捕的时候，刚刚快满十九。”

“那么，你还没到二十六岁。这样年轻，大概不至于出卖

别人。好，我会来找你的，请等着吧！”

对方的话虽然只有寥寥几句，但语气却很诚恳亲切。邓蒂斯放心地回到自己的牢房里耐心等待。

直到第三天早上看守送过饭后，邓蒂斯才听到洞里传出三下叩响声。他迫不及待地冲过去。

“看守走了没有？”

“是的，走了。”邓蒂斯回答，“到傍晚他才会再来。我们有十二小时的自由。”

“那么，我可以过来了。”

邓蒂斯听到下面有一阵土崩的声音，接着露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脑袋，那人很敏捷地钻出来。他正是法利亚神甫。

神甫

多年来，邓蒂斯除了见到看守以外，这是第一次接触到别人。他太高兴了，紧紧地抱住这位老人，情不自禁地哭起来。

法利亚神甫被邓蒂斯的热情深深感动了，他默默地注视邓蒂斯的举动。

“我们先得看看自己是否安全。不要让看守发现这些痕迹。”法利亚神甫说着弯下身，把洞口的石板放回原处。

“太糟了！”法利亚神甫摇着头说：“你挖这块石板，大概没用什么工具吧？”

“工具？难道您有工具吗？”

“除了锉刀外，我什么都有。凿子、钳子、杠杆……都是自己做的。瞧，这是凿子是用床上的扞子做成的，靠这东西，我挖了大约五十尺的地道。”法利亚神甫说着，拿出一把锋利的凿子。

“五十尺！”邓蒂斯惊叹地说。

“不错。挖地道花了三年的工夫。可是，光做工具就需要四年。因为没有几何仪器，我算错了方向，就挖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这边走廊外的卫兵最多，我是逃不掉了。上帝的旨意是必须服从的。”

法利亚神甫深深地喟叹，脸上露出逆来顺受的神情。邓蒂斯看着他，想象着他七年的艰辛，不禁为他的失败暗暗叹息。

“那么，现在您能告诉我您到底是谁吗？您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邓蒂斯说。

“好吧，你要是想知道，我就告诉你。”神甫说，“我是法

利亚神甫。你大概知道，意大利有许多小王国，彼此征伐，混乱不堪。我想把意大利建成一个统一强大的帝国，结果有人出卖了我，一八一七年我被逮捕，三年后又被送到这儿。”

“哦！您比我早进来五年！”邓蒂斯说。

原来，法利亚神甫在拿破仑之前就想过要统一意大利。好大的口气！邓蒂斯听说过二十七号“疯子神甫”的事。看来，也许他真是个疯子呢！

“那么，您准备放弃逃走了吗？”邓蒂斯过了一会儿又继续问道。

“逃走是不可能了。这是注定了的，还要逃走，就是违背了上帝的意志。”

“为什么就泄气了呢？一次就成功的事儿能有多少？您本来就那么坚强，现在更应该继续下去。我们可以一起再试……”邓蒂斯想了一会儿，又继续说，“我们可以从您所挖的地道中间开一条丁字形的通道，到达走廊，只要我们杀死那里的卫兵，不就可以逃掉了吗？这样一定会成功。”

“不，我的朋友。”法利亚神甫说，“我决不会去杀死一个人！”

“您还说这种话！当自由就在您前方向您招手时，您却踌躇不前……”

“好吧。我问你，你为什么不掐死看守，穿上他的衣服逃走呢？”

“哦，因为我从来没想到过。”

“这是因为上帝不想你这样做，所以不让这种念头钻进你的脑袋。这是人的良心。”神甫庄严地说，“自从入狱以来，我想了许多关于逃狱成功的例子。那些成功的人都有充足的准备，但最重要的还是机会。像现在这种情形，我们只有等待机会了。”

让我们耐心等待吧！”

邓蒂斯轻轻叹气，同时，又对神甫高尚的品格无限钦佩。

“当您不干活时，您又做什么呢？”邓蒂斯好奇地问。

“我写点儿东西，做些研究。”

“您的笔墨纸张是要来的吗？”

“不，是我自己制造的。”

“自己造的？……”

“不错。过会儿你可以去我那儿看看。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做《论在意大利建立统一君主制》，那是我一生心血的结晶。”

“您写完了吗？”

“是的，就写在两件衬衫上。我发明了一种使布料平滑的药剂。”

“要写这么一部著作需要许多参考资料吧？”

“在罗马，我有近五千册书。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我还记得。其实一个人只要精读一两本重要的书，也就够用了。我可以讲五种语言：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英语和西班牙语。里面还，我也懂得一些现代希腊语。”

邓蒂斯越听越惊讶，这位神甫真是学识渊博呀！

“我什么时候可以看那些东西呢？”

“随时可以。”

“现在呢？”

“好，跟我来吧！”

法利亚神甫率先钻进地洞，邓蒂斯紧跟其后。他们匍匐着穿过狭窄的地道，来到神甫的房间。

“你想先看什么？”

“让我看看您的大作吧！”